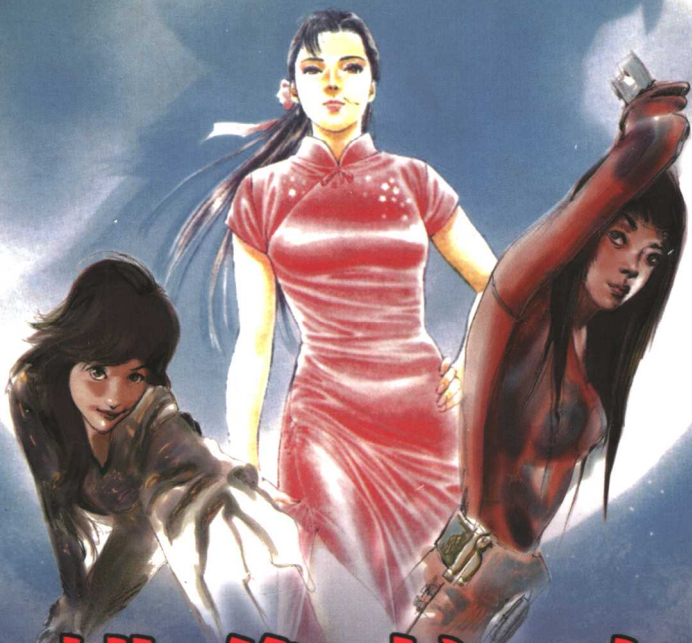


奇幻文学丛书

新

木

兰



蜡像惊魂

LA XIANG JING HUN



奇

(台湾)
黄容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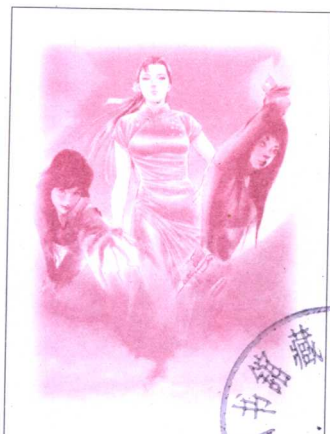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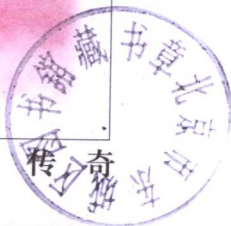
90243986

蜡 像 惊 魂

LA XIANG JING HUN



新 木 兰 花 传 奇


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I247.7
2424

3273

1

大雾笼罩下的伦敦，夜晚显得凄清。

淡黄色的灯光带着硫黄气味的浓雾，弥漫在整个伦敦街头。才刚过8点，冷清闲静取代了平日的车水马龙，一片萧瑟的景象。

高跟鞋敲击砖道的回响声由远而近，雾气迷蒙中，缓缓出现了一个纤秀的人影。王洁，在英国伦敦艺术学院专攻电影，趁离开伦敦返回台湾的前夕，特地抽空参观位于郊区的“异人”蜡像馆。

身为艺术学院的学生，当然不能错过观赏世界一流蜡像的机会。

“异人”蜡像馆，顾名思义以陈列世界从古至今的奇人及名人为主，多数蜡像以电动蜡像呈现。

馆内分为数个主题区，游客的参观线路穿插在各主题区之间，各区有各区特色，使参观者有身历其境的感受。

王洁买了门票，走进参观场的大门，朝右侧通

道走去。

她首先参观“惊异主题馆”，这个区域内展示的都是世界各国传说中的鬼凤：中国的僵尸、西洋的吸血鬼、阿尔卑斯山中的雪人、日本的河童、尼斯湖水怪……不但异常逼真，而且全都是电动蜡像，再加上应用道具及特殊音效的配合，现场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。

一个人走在恐怖惊异区的王洁，刚闪掉左侧跳出的僵尸，右侧又接着伸出一个面目狰狞的怪头，她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幽灵地狱，当场三步并作二步地窜逃出去。

深呼吸一口气，平定了心中的忐忑不安，王洁迈开略为沉重的双脚，缓缓步入“电影主题馆”。

才踏入一步，王洁立刻被一把手枪当头指住：“Don't move!”

“啊——啊——”王洁的惊呼声，以及恐怖的音响效果忽高忽低地回荡在清冷的空气中。

她绷紧的脸部肌肉随着叫喊声高低而颤抖……

一黄、一红的滑翔翼从天而降，挟带呼呼风声，倏地落在伦敦议事大楼前的道路上！不少路过的民众吓得惊慌失色，来不及刹车的大小车辆撞成一堆，原本平静的街头顿时呼天抢地起来。

“What's the matter……”

“Shit……”

咒骂声此起彼伏。

受惊吓的民众，全都愤怒又好奇地团团围住了那两座色彩鲜艳的滑翔翼，天外飞来之物扰乱了宁静的伦敦夜晚。

是谁将马路当作降落跑道？

围观群众赫然发现是两位妙龄女郎，全都交头接耳议论起来。

她俩现在已解下了挂在身上的滑翔翼，扯下了夜视飞行镜，向四周围观的群众投以灿烂至极的笑容。

这一笑，使“受害者”原本的满腔怒气全都烟消云散。

“小燕子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说什么在晚上玩滑翔翼才惊险刺激，害我的一双美腿差点摔断，还得在这里赔笑脸。”亚珍傻笑之余，斜睨小燕子一眼。

“大小姐，你就忍忍吧！万一被人‘盖布袋’可就不好玩了。”小燕子边说话，边将亚珍拉走。

“咦，这滑翔翼不要啦！”眼看小燕子就要将她拉出人群，亚珍低声问。

“不管了！交给伦敦当局去伤脑筋，先逃命要紧。”小燕子脸上佯装的灿笑未减。

一出人群，她俩立刻溜得不见人影，警车蜂鸣声这才响起。

小燕子和亚珍逃离肇事现场后，就在伦敦街头

四处晃荡，最后晃到了“异人”蜡像馆。

去过伦敦的人都知道，入夜的伦敦简直像座死城，商家打烊得早，路上行人少，除了“PUB”外，能有这样的地方可去，已经是相当享受了。

她俩一进到蜡像馆，立刻被“电影主题馆”吸引住了。

亚珍率先跳进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的篷车中，驾着蜡像马，陶醉于自己驾着马奔驰，“呀呼！呀呼！”地喊个不停，一手还高高举起，佯装挥动着马鞭。

小燕子则是跃上“洛基”这部片子中的拳击台，和由电脑操纵而移动的“席维斯·史特龙”比试起来，当她正把腿抬起，准备将原本是“史特龙”对手的蜡像踢下台。

突然间，空气中传来一阵阵含糊不清呜呜……呜呜的哭声。

“哇卡！谁在鬼叫？”几个纵跃之后，小燕子立刻找到了正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女孩。

正是被手枪指着吓倒的王洁。

此刻的王洁已陷入六神无主的状态，在意识中似乎有“东西”快速地从她身旁窜过，王洁这下喊得更大声了！

“小姐，别紧张，这只是蜡像，西部神枪手‘比利小子’呀！”

人！女人温柔的声音，肩上传来暖意，是人没错。王洁在心中暗忖。

她鼓起勇气抬起头正视眼前拿枪指着她的“人”。

果然是蜡像，做得再逼真的蜡像，眼神是不可能和真人一般的，这“人”的眼神呆滞得像木偶。

王洁全身顿时松弛下来，随即回头寻找声音的来源，映入眼帘的是有着一头红发的东方女孩。

“这些只是噱头，为了吸引人进入‘电影区’参观而设计的。”女孩脸上漾着友善的笑容，说完后一个弹跳就离王洁至少有 10 公尺远。

“难道她也是蜡像？”王洁以为用机械控制的蜡像才能跳得那么远。

看着像燕子一样轻灵的女孩瞬间从她的眼前消失，王洁这才认定她是人，原来整个蜡像馆并不是只有她一个参观者，再仔细瞧瞧不远的右前方，还有另一个男孩子气的少女正和蜡像“玩”得不亦乐乎。王洁脸上不自觉地泛起微笑，走进此区继续参观。

被这么一吓，王洁已没有玩的兴致，所以只是走马看花地浏览精致的蜡像艺术，一直走到金凯瑞的蜡像前才被吸引住并停下脚来。

当红的金凯瑞虽然拍了不少喜剧片，但造型最滑稽的就属他在《蝙蝠侠》第三集中所扮演的“谜天大圣”。而这蜡像就是“谜天大圣”，令人发噱的

表情和动作，这个可笑的样子让王洁脑中兴起恶作剧的念头——在他脸上画上两圈腮红，一定会有趣得多。

有了这个念头后，王洁立刻将手伸进皮包中，掏出一支口红，见四下没人注意，就在“金凯瑞”脸上画了起来。然后再从容地将口红放进皮包里面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声阴沉的冷笑，顿时传进了她的耳膜。

任意在蜡像上面涂鸦，王洁难免有犯罪的感觉，她立刻转过身来……

她那略带惊悸的眼神，仔细扫遍了这间陈列室内的每一个角落，除了一具具的蜡像之外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状。

然而王洁十分确定，刚才明明听到一声冷笑，而且距离很近，绝对不是幻觉。

不管蜡像多么逼真，终究是没有灵魂的艺术品，喉咙里面不可能发出声音，王洁环顾四周，发现室内除了她之外，并没有人，怎会有那种森森的冷笑呢？

正当王洁感到惊魂不定时，她敏锐的意识中，突然又产生了另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她没看到什么，也没听到什么，好像她的第六感觉在对她发出讯息：一双怀有敌意的眼神，在暗中狠狠地凝视着她。

王洁打了一个冷颤，急忙回过身来，再将视线

投向“金凯瑞”，尤其特别注意他的两只贼眼。她怀疑，是不是这个“谜天大圣”躲在暗中作怪？

这是一种荒谬的想法，无论蜡像的眼睛制作得多么传神，但在上帝还未正式赋予它生命之前，绝不可能具有和人类眼睛同样的功能。关于这一点，王洁应该非常清楚。

可是，她仍旧满腹疑云，全神贯注地看着“金凯瑞”，继续审视、端详。

室内寂静异常，精神专注的王洁几乎完全屏住呼吸，希望能从“金凯瑞”的眼神中找到破绽。或许正是因为精神太过集中，竟没发觉背后有了动静，等到王洁警觉到，一只又宽又厚的手掌，已经按住了她的肩头。

突如其来的惊吓，王洁好像遭到雷击，身子如筛糠般地颤抖。

“你是谁……”王洁没有勇气转身查看。

“小姐，可能是我使你受到惊吓了，非常抱歉！”

送进王洁耳膜的声音，显得慈祥而又苍老，稍稍减轻了她心中的恐惧，随即慢慢转过身来。

她见到的是位白发老人，身上穿着馆内的制服，在他满布皱纹的脸上，挂着十分温和的笑容。

“我是这里的管理员，你可以直接叫我艾顿。”

“噢！”王洁像从睡梦中醒了过来。

“不是我故意打扰你的雅兴，而是馆内打烊的

时间已经到了，我必须提醒小姐一声，请你不要介意。”

“谢谢你，艾顿先生，你太客气了。”

艾顿脸上的笑容依旧不减，含蓄地朝她频频点头。

或许是作贼心虚的缘故，王洁从艾顿的神情上猜出，刚才自己在此的一番杰作已被他识破。

“艾顿先生，”王洁红着面孔，“我在这里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。现在心里感到非常难过，我愿意……”

“你愿意赔偿这里的损失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请你允许我略尽心意。”

“那倒不必了，我可以代你补救。”艾顿慈祥的笑容让做贼心虚的王洁松了一口气。

“艾顿先生，”王洁十分激动，“你的话使我感愧交加，真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！”

“什么都不必说，尽管坦坦然然地离去，但愿以后能再恭迎你的光临。”

“一定会的，艾顿先生。”

“我相信，”艾顿脸上的笑容更盛，“中国人敬老尊贤的美德，常使我们西方人羡慕不已！”

王洁带着笑容朝他鞠躬，转身离去。

看着王洁的身影消失在走廊转角处，艾顿这才转过身来，仔细查看“金凯瑞”的那张怪脸。

艾顿虽然年老，但看电影一直是他闲暇之余最主要的活动，因此他能理解王洁的行径，金凯瑞所饰演的“谜天大圣”让观众又爱又恨，也让人印象深刻，是该片塑造得最成功的角色。

如果不是攸关职责，他倒认为那口红涂抹的圆圈圈，更添蜡像的滑稽感，可是，眼前他却必须想办法，使他的面貌恢复原状。

擦去蜡像脸上的口红，看起来也许是件轻而易举的事，但若处置不当，不是残留的红晕不能尽除，就是原来蜡像脸上的色彩因而发生变化，无论发生上述任何情况之一，都会让这件艺术品沾上瑕疵，引以为憾，因为有这种顾忌，艾顿面对蜡像怔立很久，仍旧不知如何下手？

最后，艾顿终于下了决定，拼着遭受责怪，也要向馆长据实报告，由蜡艺工作人员亲手除去蜡像脸上的污渍，那就应该万无一失了。不过那是明天的事情，现在时间太晚，他不愿意为了这件事情，打扰馆长。

“‘金凯瑞’先生，”他用揶揄的腔调面对蜡像，“看来只好请阁下委屈一夜了，但愿明天开馆以前，你能恢复原来的面貌。”

对着一具没有灵性，没有生命的蜡像说话，就连艾顿本人也觉得好笑。

突地一声冷哼！使转身离去时的艾顿突然停住脚步，缓缓转过身来……

刚才的冷哼发自背后，艾顿不禁猛然回头，睁大眼睛瞪着眼前的“金凯瑞”。

他特地取出老花眼镜，凑向蜡像的脸部，屏息凝神地仔细察看，就像生物学家在显微镜下面寻找细菌般地仔细。

可是他没发现什么，“金凯瑞”露出双排白牙齿，状似嘲讽的笑，仍像往常一样地滑稽，状似嘲讽的笑，令人很难相信他那人工笑容中，曾经发出过一声冷哼！

幻觉！上了年纪的人稍有心神不宁，就会产生这种莫名其妙的现象。

艾顿暗笑自己的老眼昏花，疑神疑鬼，于是挪动脚步，走出了这间陈列室。

艾顿是个孤独的老人，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他就在这里担任管理员。白天有人轮班，晚间由他守夜，每逢临睡之前，他都要到每一间陈列室内巡查一遍，否则他会不安心。

今夜仍像往常一样，当艾顿查看完了每一陈列室都无异状后，他才回到自己的寝室。

这间在走廊尽头的小屋已经陪伴艾顿度过了四十个寒暑。

夜已深，笼罩在伦敦上空的雾气更浓，气温也随之急剧下降，雾气迷蒙下，大部分的街道上已经很难见到人影。

一阵寒风，将沉睡中的艾顿吹醒。要说艾顿是被寒风吹醒，恐怕不尽然，他在朦胧之中，隐约听到一些怪异的声音。

现在他已完全清醒，侧耳凝听……

“异人”蜡像馆里里外外，已极度的寂静，静得好像已与世界完全隔离。

既然艾顿没有发觉异状，于是他又加了一条毯子盖在身上，再去寻他的好梦。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，能够获得一次充足的睡眠，应该也算是一种享受，可是艾顿的这项基本权利，居然又被一阵怪异的声音剥夺。

沙！沙！沙！……那是地面受到摩擦时所发出的声音，好像有人故意放慢了脚步，到处走动，又像某种野兽摆出了猎食的姿态，伏在地上缓缓爬行。

无论是人走动，抑或某种野兽伏在地上爬行，都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。

怎么可能！？

这一次艾顿听得很清晰，确定不是梦境中的现象，立刻披衣下床，顺手捞起了放在床头的一根木棍，循着怪异声音的来源，一步一步地探索过去。

艾顿年轻时，受李小龙系列武打片影响，到中国武术馆学过拳脚功夫，即使现在已经年老体衰，然而一般歹徒只要被他碰上，还是占不了便宜的。

现在他已睡意全消，握紧了棍子，凝聚了眼

神，顺着走廊继续前进……

这段时间内，怪异的声音一直未曾停歇，当艾顿渐渐逼近“电影主题馆”门口时，声音突然又完全消失。

他在到达走廊中段时，便已辨识那是人类的脚步声，而不是什么可怕的野兽。凭他手中的那根棍子，对付人类比对付野兽更能发挥威力，于是，这位雄心勃勃的老人，现在更加胆壮了。

“朋友，”艾顿面对“电影主题馆”发出特别警告，“我已发觉你躲在里面，只要你还没有毁坏里面的蜡像，我就让你安全离去，否则，我要将你抓住，交由警方处理了。”

室内一片寂然，不见回声。

艾顿肝火陡地上升，这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看来非要露一手“棍法”让他尝尝不可了，于是一脚踹开室门……

他并不急着立刻进去，先用手中的木棍护住面门，然后凝聚了两道眼光，搜寻室内的每一个角落。他那两道眼神移动得非常缓慢，当他触及到某个方向时，神情突然大变，震惊得如同泥塑木雕。

室内的蜡像都是按照秩序排放整齐，不料近代明星蜡像群中竟有了空位。

“谜天大圣”“金凯瑞”不见了。

艾顿惊愣不已地愣在当场，“金凯瑞”蜡像真的不翼而飞了，他心中立刻感到无比地惊慌。

馆内的蜡像件件都是艺术珍品，艾顿实在担负不起丢失后的责任。

馆内有贼!?

艾顿毫不迟疑地想到有此可能，于是握紧手中的木棍，立即展开搜寻。

他的行动必须迅速，因为不久之前他还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，那就表示窃贼绝对没有离开太远，所以必须争取时间，在那可恶的窃贼还未离开之前，当场来个人赃俱获。

按照时间推算，艾顿的想法和他所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正确的。但是当他抖擞精神查遍了这主题馆的每一个角落，他的想法便开始有点动摇了。

他没找到“金凯瑞”蜡像，更没见到窃贼的影子。

艾顿开始心慌意乱，不过他还怀有一种乐观的想法，窃贼虽已不在这间陈列室内，但是一定还未逃到馆外。

按照时间推算，的确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想法，无论窃贼的行动多么快速，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，顺利地离开这座范围广阔的蜡像馆，何况他还随身携带一具与人齐高的蜡像。

想到这里，艾顿又立刻展开广泛搜查。所有蜡像主题馆，包括走廊、储藏间……甚至只要是能够容人藏身的任何阴暗角落，只要能够藏得下一具蜡像的任何地方，他都仔仔细细地查看遍了，结果一无所获。

他又仔细检查蜡像馆内的每一扇门窗，临睡之前将所有门窗关闭，然后上锁，早已成了艾顿的习惯，今晚当然亦不例外。如果现在被他检查到了某扇门窗已被打开，可解释成窃贼已经打开门窗，逃出馆外，然而现在每扇门窗全都紧闭如故。

艾顿心想，窃贼可能仍藏身馆内，但他寻遍馆中每一个角落，连只老鼠都没发现。他思忖着：金凯瑞的蜡像体积和人相同，不可能藏在馆中而不被他发觉。

若窃贼、蜡像都已不在馆中，窗门却又紧闭如故，这种矛盾现象，应该如何解释？

难道馆中闹鬼？

遇到了在逻辑上难以解释的事情，常会令人想到鬼怪问题，一想到鬼神作怪，艾顿情不自禁地浑身直打哆嗦。

这位看守蜡像的老人，有生以来还不曾遇过这样的怪事，慌慌张张地立刻抓起电话向警方报案。

十分钟之后，苏格兰警署的特勒探长亲率数名探员赶抵现场，经艾顿详细说明情况后，立即伙同随行人员，进行现场搜证。

特勒探长的办案态度一向十分谨慎，案情还没认定之前，绝对不会轻易表示他的意见，甚至很难从他的神色看出他内心的想法。可是这次有点不同，经过整整两个小时的现场搜查后，他竟颓然地坐在一旁发愣，眼眶上的两道浓眉皱成了一堆。

看他这副神情，就晓得他已深陷困扰之中。

但是他不死心，遂即又命随行人员，再做一次重复性的现场搜查。

结果还是一样，不仅没有获得突破性的发现，反而更加深了心中的疑问，增添了脑海中的困惑。

参与现场搜查的探员们跟他同样感到迷茫，趁着艾顿不在身旁时，7号探员在特勒探长面前表示了他的看法：

“探长，我有点怀疑这是一桩谎报，根本没有窃贼侵入，更不会发生蜡像丢失，如果真的丢失了一具蜡像，那恐怕就是艾顿监守自盗。”

特勒探长看了他一眼：“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？”

“现场情况，”7号探员加以强调，“用尽种种科学方法，仍旧找不到一丝一毫线索的现场，实在令人怀疑这里真的有窃贼侵入。”

“你不应该怀疑艾顿，他的为人我很清楚。”

“可是，”7号探员据理力争，“所有门窗丝毫未受破坏，证据都在，如果真有窃贼，他是怎样进入现场的？得手后又怎样离开？难道……”

特勒探长忙用手势阻止：“关于这项疑点，我刚好抱着和你相反的看法，如果这件案子真是艾顿监守自盗，反倒不会发生你所说的那种现象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艾顿不是一个低智能的老人，不会想不到这